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

左編

夷類

蒙古

後以提經
釋元

宋咸淳九年元至正十年正月樊被圍四年守將范
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屈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
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城人所
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
束剄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
山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

何殊哉

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阿朮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歿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歿。富率歿士百人巷戰。元兵歿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歿。二月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雨陰。使臺諫上章留已。

陳上聞亦
無益

樊城既陷復申請之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
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樵樓聲如震雷初劉整
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
入至是欲立破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降之四川宣撫
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曰城
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
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竝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
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劉整既叛
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騶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
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珪聞合刺至

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離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舟塲。由是馬驂城桀卒不就。阿木自襄樊旣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咸淳十一年二月，度宗崩，帝昀立。九月，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木由襄陽入漢，濟江，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

鄂有人

鉅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諸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王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伯顏遣兵攻王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大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引入城守。將王虎臣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

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
舍城遂破生擒虎臣餘卽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
洋所馘於城下復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
誼不荅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叅政語耳文煥以爲
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
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主順出降其
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
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
不支援劍自殺不殊赴火歿所部五千人猶力戰悉
歿馬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復州十二

月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覲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湖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覲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可情援漢陽伯顏乘間遣奇兵部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湖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湖灣口屯布蒙古漢軍四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目不

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卽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

岸步。關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身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歿。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取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宋禋孫聞元兵趨鄂。

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鄂特漢陽爲蔽，及荆湖之援，禕孫旣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走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時，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歔於無爲城下。范文虎以安慶叛降元，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

兵會之。二月池州通判趙昴發攝州事。繕壁聚糧。及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昴發迎降。昴發忿氣填膺。瞋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迎降。而陽助昴發守城。守城之權皆歸于林。昴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城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妻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昴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

同縊於昂發。林開城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賈似道以精銳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闕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與划船數千艘乘風

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譴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擠之殺溺歿者不可勝計似道夜駐珠金沙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舟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元軍略饒州知府事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唐震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坐府中

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柳筆于地不屈遂歿之初故相
江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荅萬里
遂力求去及是問襄陽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
止水人莫喻其意于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
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入萬里
赴止水歿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水中積尸如疊翌
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歛葬之事聞贈震謚忠
介萬里謚文忠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張世傑
將兵入衛遂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三
月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

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
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
曰百年遭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
矣元主從之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
之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元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
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
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
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
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
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羣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

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楊州李庭芝。率廩所部固守。楊
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榜。總
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
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
自奮及阿木攻真州。苗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鶴嘴。敗
績。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
溝。敗之。阿木陽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兩軍
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墜
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出馬。引大刀。

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
陣者譙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朮與弘範追之自相蹂
踐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
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張世傑與常州守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
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
得發碇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
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
勢進戰繼以火箭蓬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死戰欲
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

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錫子七百餘艘
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八月以
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
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
則一縣破中源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
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
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
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
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

不迂但遲
一屬於李
一屬於席
河

吳人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
府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
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
屬郊迎。至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與
學墾田。民情大變。由是思播田楊二氏重慶趙氏及
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阿里海牙圍潭州。李芾力戰。
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
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

及元兵至，帝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結堡，伍助之，不令而集。帝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有飲血乘城殊死戰者，輒殺之以徇。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阿剌罕破銀樹東，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入衛。元將宋都剌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閩兵，至奔建昌，都統密祐率

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祐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祐被四矢三鎗猶麾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盤呂師夔以金符遺之祐不受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之闕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叛陳炤都統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上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守志

益堅伯顏乃叱張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豈歿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歿所也。日中兵至歿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歿。師勇以八驍突圍走平江。蒙古兵獨破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旣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

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卽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十二月蒙古伯顏入平江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李文煥等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端宗。阿里海牙攻潭州督戰益急。與諸將盡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歿。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弑我忠伏地叩頭辭。

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
徧○外○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聞○之○多○舉○
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
以○城○降○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益○王○廣○王○走○婺○
州○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
位○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益○王○卽○位○于○福○州○三○月○伯○顏○自○
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
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
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

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祭
臨安命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
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
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
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夫人黃氏并三學士等皆行
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歿初伯顏執
文天祥北去天祥自鎮江得脫浮海如溫州拜樞密
使元主廢德祐帝爲瀛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有司
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汝等降何容易
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

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元軍入廣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秋七月，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庭芝不答，令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壁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獨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

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藥以給之。兵有
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
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朮請
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歛庭芝不
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
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
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
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
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吳惟孝開把門納元軍。
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歿。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

宋史卷之四
卷之四

宋史

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流涕八月揚州旣破元兵攻真益急城陷守將苗再成不屈歿知邕州馬璆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璆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璆璆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璆發弩射之攻三月璆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歿傷相籍訖無降意

陳宜中。加世傑奉帝航海。帝舟泊泉州巷。招撫司蒲壽庚來謁。請駐驛。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必今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湖州。壽庚遂以泉州降元。元遣使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而歿。十二月。元置

江淮行省靜江以水爲固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馬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力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人仆六月文天祥敗元于零都李恒襲天祥天祥兵潰走循州帝遷潮州之淺灣冬十月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流血有聲唆都旣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元將襲帝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初張珪復渣

涪州遂敗元軍於重慶。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督與張珪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元兵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珪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衆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呂絃自經歿。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侄復代。降亡者始得襲，病歿者降一等。總把百戶

老。死。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故。者。與。陣。亡。同。著。爲。令。二。月。元。峻。都。陷。潮。州。屠。其。民。知。州。事。馬。發。歿。之。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天。未。絕。宋。此。豈。可。不。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是。爲。祥。興。帝。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巨。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汝。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

始賜劍

異人

異人

異人子
其異

寶劔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楊州、
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三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
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起兵以應
匡山雷瓊、全永興、潭屬縣之民咸應之、大者衆數萬
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討烈良等、舉宗
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歿、阿里海
牙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
率衆拒於白沙石、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牙
烈殺之、文天祥聞帝卽位、乞入朝、優詔不許、天祥屯
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

于潮興歟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率
麾下走海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
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破執吞腦子不
死鄒鳳自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
至各爭真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
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禮之天祥固
請歟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元
將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侯將
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
口則我不能進退盡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

世傑
同前

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

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

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

不足

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歿計。人皆

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

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

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

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舟，火不

能蒸。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

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

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已卯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作樂乃戰。違令者斬。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傑以爲且解。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自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

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曰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塋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熾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勤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

祀有司修

施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函其骨葬湖居里殺宋樞密使文天祥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彥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臣以爲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止山中書必有徧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旣而江淮省臣有欲專

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
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
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如更
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望矣。不可行也。或言。今百官
月俸不能副瞻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
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
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哉。遂詔內外官吏俸以
十分爲差。增給五分。二十一年二月。時荆湖閩廣之
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
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

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招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巖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猶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皆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

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
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
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
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鞠之
一一欵服遂命誅之剖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
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吏
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
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
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蠭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
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北萬一

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兵。諸路於靜江。病歿者必衆矣。況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尉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先是。有告諸王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觀虛實。乃顏

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間諸王乃顏反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于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遂命庭將漢軍王昔鐵木兒將蒙古軍竝進乃顏敗走追執之梁氏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

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

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可謂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之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不至於廢墜者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諱海山順宗荅剌麻八剌之長子也至大元年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麪藥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木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

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卽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四年帝崩。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立爲太子。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遂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

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也

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王禕曰寧宗之立非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

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濶里吉思往迎之至自靜江卽帝位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險惡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

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六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涉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嬖不答失里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恐忘不共載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鐵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歿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旣撤廟主嬖母亦削鴻名盡孝迎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

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歸。古思遇害于中道。至正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於淺易塞。

而不可行舟。泥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淋漓漲溢。如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六年河決。七年冬十月沿江兵起。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虜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時。汝潁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鎮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

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十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二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漈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襲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夷類

二十六

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
鍾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
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官飛
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
殿復退立如前之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十五
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
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
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張士誠遣兵破
元浙江杭州丞相達識帖睦迺遁平章政事左答納
失里戰歿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歿之初同僉准

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收淮安誠爲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頻淮南之地。及自木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驛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苗軍

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友諒汚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寡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陳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歿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歿之三月

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歿之。宋毛貴破薊州元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歿京師大恐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原旣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時帝亦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姦利搆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執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漢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

稱帝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張誠將
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殂子珍立
太祖建國號曰吳三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
江西悉平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
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處

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王孫賈的里八刺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槿宮北葬，謚曰惠宗。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賈的帝八刺爲崇禮侯。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一

左編

夷類

突厥

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嗣立華人多往依之莽丹室
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
李軌王世克等偏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高
帝平京師遂恃功多橫驕武德二年始畢自將度河
至夏州與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
將侵太原會病死子幼不立以爲泥步說使居東偏

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屈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女明年謀取并州卜之不吉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餽以五石俄疽發歿主以子陋弱棄不立取其弟嗣爲頡利可汗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

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
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
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
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拂射設以所部萬
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
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諸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
厥與王世克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可汗兄弟
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
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
貲兵銳馬多書辭悖慢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

合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并州深鈔汾潞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秦王縱反間於突利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疆之乃遣突利及特勤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突厥旣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

遷

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我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喻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收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過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母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九年攻原霸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虜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

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疆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之門下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

出玄武門幸滑上與可汗隔水語頡利引兵窺邊或
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
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
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
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
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
塞乎突厥俗素質畧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
信之稍專國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
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
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瓚請

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命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詔陷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等廬廷中久之鬱不自懣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

虢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
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啟民失國隋文
帝不恡粟帛與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疆則
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耶頡利
子疊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
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
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
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瀾
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
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

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於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啟民可汗弟也初突利歛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箠之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後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也我使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

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
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
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
反劫賀邏鶻北還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
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賜氏李樹牙河
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頡利族人也始啟民奔隋
磧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啟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
開敏善占對始畢處邏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
史那種故但爲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
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

與頡利俱擒太宗以爲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殲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牛不減昔乎爾父母

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延故宴以慰行思。摩訶下奉觴
上萬歲壽。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
祭壇場河上拜受賜鼓。蘇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
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無
相侵，謹頓首奉詔。」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
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
流矢帝爲吮血。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
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龜州。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祿屈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

夷男附國
有年攻之
牧馬

龍夷男水

陀在鐵勒諸部最雄長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叛去推莽苾哥楞爲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爲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疆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紇同羅僕骨白等在西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饒路喬詔書鼓譟冊拜夷男爲真珠昆伽可汗夷

忍辭婦怨
止將政令
知事非所
勸示外也

寶器奏慶善破陳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
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
喜詔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
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羊馬爲貨時
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歛於下不亟集又
度積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耗
死僅半議者謂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
下詔絕昏謝其使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曾病死始延
陀請以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
爲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

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部按灼分兵殺之自立爲可汗鐵勒諸國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子尚臣畏之帝恐卒爲患詔勦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勦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勦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爾等分部窮討帝幸霸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內屬道宗等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割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

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鐵勒其部落曰回紇薛延陀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其人驍疆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旣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阮之回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

以五千破
十萬勇也
附延陀賀

自爲俟斤，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
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時健死，菩薩立
同統，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騎
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
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齒。
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薛延陀爲
最雄疆。菩薩死，其首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
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
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貢
延陀不事大國，以自服。其下麋駭鳥散，不知所之。

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罷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柔長等。以唐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劔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牀。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玷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餼盎回紇數十人飲畢。尚不能半。乃詔磧南礪鵝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潼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置官吏壹似突厥。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遂謀亂。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

紿烏紇許白爲都督烏紇不疑卽往謝因斬以徇帝
擢吐迷度子婆間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武后時
突厥默啜方疆取鐵勒故地回紇度磧徙甘涼開然
唐常取壯騎佐赤水軍云肅宗卽位使者來請助討
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家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
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家遣茶領來
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卽封虜女爲昆伽公主於是可
汗白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會帝因册昆伽公主
爲王妃擢承家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家爲葉護給四
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

此論節制
之語足以

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
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
留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
戰陳禮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
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庭節度使
李嗣業夾戔之賊大敗進攻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
大食衆繚都而南壁滄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
至曲沃葉護遣將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營
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卽
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嚴莊挾安

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羣臣勞之，長樂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與黑衣大食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卽冊磨延啜爲昆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瑒攝御史大夫爲冊命使，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慰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瑒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瑒立帳外，問曰：「天王可汗何屬？」瑒曰：「從

公主有略

昆弟也。時中人雷需後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爲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即上。平靈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王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婚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翊日尊主爲可敦，俄而可汗歿。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壻死，朝夕臨喪，期三年，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釐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代宗卽位，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

元帥與諸節度使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卽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卽引子昂韋韃少華琚撈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爲先驅史朝義使反間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

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擊戰，蹀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崞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數剽，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管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便脫。」夔整槍甲策馬挺身而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酋長

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
子儀麾左右使郤且命酒與飲遺以纏頭綵三千召
可汗弟合胡祿等執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
厚何負而來今卽與汝戰何遽降也我一身挺入汝
營任汝拘繫我麾下將士須與汝戰酋長警服曰懷
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
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
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
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
負約身死行陳家屬戮方是時虜宰相莫賀達干等

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明年以懷恩
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
敦。賜繒綵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贏橐。它給行宰
相錢中。渭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
騎犯合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
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訶詰。自乾元後。益負功
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
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
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德宗立。使人告喪
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

使者乃爲禮。宰相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
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
聞，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莫賀怒，因擊殺之。卽
自立爲合骨咄祿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建
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爲武義武
功可汗。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顏
于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休言仆與張光晟聞
死，非天子命。休等幾死，留五日，卒不見可汗。可汗傳
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
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汙。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

生唐以親
之虎威祭

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將軍
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縉後三年使使
者獻方物請和親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
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
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
公主下嫁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
子也請易回紇曰回鶻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
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
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於是引回
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

此後本錄
李德裕處
分其善則
獻

必答帝盡建威安公主官屬視王府懿宗時大酋僕
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川輪臺等城
使來獻俘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
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
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已冀幸不可開
也遂格不報

吐谷渾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
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
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爲之有青海

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水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
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於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
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
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氊蔽鼻口乃
無恙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場帝遣
鐵勒敗之壁西平復命觀王雍破其衆伏允以數十
騎入泥嶺亡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
戍以長子順爲質因王之統餘衆俄追還伏允客党
項隋亂因得復故地唐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
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

送順伏允喜引兵與執戰庫門交綏止卽遣使請順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卽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中郎將康處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伏允謀入磧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饑候君集曰向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傳城彼國方完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所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相海雖遠可跂而至也李靖曰善分二軍伏允走圓倫磧將奔于闐薛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

里又破之。將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王道宗行空苑，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米，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川，破邏真谷，順之質隋爲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怏怏，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萬騎，窮無聊，卽自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請附，詔封西平郡王，號甘豆可汗，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其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

及哥弟入侍詔對諾曷鉢河源郡王號勒豆河汙諾
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此年入朝乃以宗
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高宗立以主故拜駙馬都尉
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中最良者帝曰良
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驍衛將軍鮮
于臣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以宗室
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末拜左領軍衛大將軍
久之度末死主與其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漢王闊盧
模未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既而與吐
蕃相攻上書相曲直並來請師帝兩不許諾曷鉢以

可蕃盛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
州卽拜刺史欲其安且樂云諾曷鉢死于忠立忠
子宣超立聖曆三年拜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襲故可
汗號餘部請涼甘肅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
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霧間令不得畔
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爲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收
襍處置豐靈又邇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遠移其性也
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
業固矣貞元十四年以朔方節度副使慕容復爲長
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

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谷蕃取其地凡三百五
十年及此封嗣絕矣

人編類纂